

眼鏡情人

葉玉婷

「媽媽！」

「囡囡好漂亮，長大要做中國小姐喔……」

輕輕梳著麻花辮，她看著鏡中的自己，小時後媽媽哄她的聲音迴盪在腦裡，一聲聲，一聲聲，像是催眠式的魔咒，也是詛咒。

是的，她沒有變成媽媽期望中美麗的女兒，不管媽媽花了多大的心血打造她的外表、培養氣質，她卻仍是個平凡的女孩。從上了國中開始，母親認清她無法從醜小鴨變成天鵝後，自己似乎也在母親的眼中消失了。

高中的生活跟國中一樣是慘淡的，除了偶爾幻想小說中的白馬王子會騎著駿馬，蹣跚的來到她面前，或是教室窗外白雲飄過的浪漫外，日子就像沙漏裡的沙，無意義卻必須地流逝著。

曾經，她試著討好母親，試著找回幼年時候疼惜她的媽媽，只是媽媽彷彿忘了自己曾經有過她這個女兒。她能了解，靠著美貌嫁個富商父親，希望藉由女兒的出眾，多

少讓負心丈夫回心轉意的媽媽，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她的平凡。

有時她想，像媽媽這麼漂亮的女人，都無法擁有完美的愛情，那麼自己跟幸福怕是永遠都沾不上邊了吧！

但是她仍然自顧自地有著莫名其妙的高傲，不為任何人，只為自己。她自比空谷中的野花，看不上別人，也不需要別人看上她。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直是她想逃避的禁錮，她沒有朋友、沒有情人，充滿溫馨及感激的日子不是屬於她的日子。

對她來說，聖誕節不過是對她孤單一人最殘酷的諷刺，甚至那些耀眼的聖誕樹也像班上同學手中那疊厚厚的卡片及禮物一樣灼眼。

氣象說寒流來襲，好極了，她想。

冷冽的空氣是她唯一的朋友，彷彿唯有越冷的天氣，她才能真正的呼吸。十度不到的低溫，想著臨時出門明明

見到她僅著薄衫卻依然不作聲的母親，她輕輕的笑了。

跟往常一樣走進正好在教室正中央的座位，她很喜歡這個位子，雖然即使她坐在中間，老師同學們仍是不會注意到她，她還是很喜歡這個難得能夠假裝自己屬於某個團體的位子。

安靜的入了座，眼光閃過一抹淡藍。

是一封卡片！

是哪個冒失鬼放錯了地方，她自忖著，隨性地看到收信人，赫然發現竟是封署名給她的信。

額上微微滲出了汗，她四顧張望，摒除這是某人開該死的玩笑的可能，鬼祟且飛快的拆開了封死的信封。

是一封帶著聖誕卡片特有香氣的卡片，白色的雪點積在卡片中透著量黃燈光的房屋屋頂上，屋外的雪人紅通通的鼻子，襯著她現在泛著潮紅的臉。

「我很喜歡妳……」

她倒吸口氣，心口悶熱悶熱的，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雖然妳不認識我，可是我每天總會目送妳上下課，所以我知道妳的孤單。」

「美好的聖誕節，希望這張卡片能為妳帶來溫暖，恕我唐突，我只想和妳做個朋友，可以嗎？」

「妳先別急著知道我是誰，當妳答應我時，我會來到

妳的面前，用最美麗的玫瑰花獻給妳……」

沒有署名的卡片，若非手上還緊握著那張淡藍色，她幾乎以為自己又在做春秋大夢。她不相信，直覺認為有人亂開玩笑，抬起頭環顧教室內三三兩兩的同學正私語著，沒有人注意到她。

到底是誰，她猜想著，卻找不著答案。

只是往後的每天早晨，她總會在桌上撿到封信，信中如故的訴說寫信者對她的愛慕及生活上的點滴。

剛開始，她還懷疑這傢伙能維持多久，甚至打從心裡不相信平凡如她竟然有人青睞。但是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信那頭始終熱情不斷，再加上寫信者對生活上許多事情都和她產生共鳴，漸漸地，她開始想像這個人長得什麼樣，他有多高，頭髮有多長，再來，她揣測這個人是什麼樣的性格，幻想他應該戴著一副金框的眼鏡，因為信中流露出那樣地斯文，那樣地溫柔。

後來，她發現自己似乎慢慢喜歡上這個連面都沒見過的男孩，這就是所謂的愛情了，她想。心像是長出了青青嫩芽，春風拂來，裡頭像是包了蜜似的，甜滋滋的。

於是她越來越期待每天早上那封信，又由期待收信到期待見他一面，每一天每一天，像百貨公司裡的電梯，上下、上下、上下……

天氣越來越冷，情人節的前夕，所有男男女女臉上都是喜悅的表情，縱使必須在寒流來襲的早上到校上輔導課，每張凍得紅撲撲的臉蛋看來仍然都是幸福的，她呆呆地望著窗外，心裡羨慕著班上早湊成一對的同學開懷的笑，一面暗自期待著。

從抽屜裡拿出今天早上才收到的卡片，她又微微的痴笑起來。

「明天就是情人節了，如果妳沒有其他的事，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榮幸跟妳見面？」

心砰砰跳，一直期盼的時刻終於到了，終於可以與他見上一面，她額上因緊張而滲出汗珠，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天的到來，一定要以最完美的一面出現在那個男生的眼前。

情人節當天，她特地起了個早，穿上母親很久以前替她買的，一次都沒穿過的新洋裝，撲了粉並擦上唇彩，頂著昨晚剛燙好的頭髮，懷著一顆興奮的心走進校園。

當她踏進教室的一剎那，班上的男同學玩笑性的吹了聲調戲的口哨，她的臉更紅了。好不容易捱到他們約定的中午休息時間，她又緊張又興奮的走到操場的大樹下等著。

那個人還沒來。

深呼吸一口氣，她希望今天的自己是完美的，就算是當一天媽媽一直希望她成為那樣的美女吧！她就要成為一隻鳳凰，成為媽媽眼中最引以為傲的女兒。

「妳已經到了！」
她回頭，傻住。

「對不起，讓妳等這麼久，我去買這個送妳。喏，送妳的。」她手中被塞入一大把鮮紅色的玫瑰，絢目的艷紅刺得她的眼睛泛出淚。

一個比她還漂亮的女生站在她的面前，是誰在開玩笑？

「對不起，我知道這樣很唐突，但是我是真的喜歡妳……」

她什麼都沒有聽見，只是呆呆的站著，看著眼前留著短髮的女生漲紅了臉，手上的花束重得快捧不動，她狼狽的任眼淚一滴流下。

樹上的那隻鳳凰拍了拍翅膀飛遠，她已經記不得自己是怎麼拿著那束丟不得也留不住的玫瑰走回教室，只知道，在那張清秀的臉上掛了一副眼鏡。

至少，她知道了「他」戴著一副眼鏡，她想，至少，他戴著眼鏡。